

## 快篩陽的某個清晨

顫抖地睜開雙睫  
喉頭彷彿被魚骨鯁住  
小刺扎滿了會厭  
肺是魚缸的幫浦  
嗅覺形同具文  
聞不出那腐臭的腥味  
我想  
這副身軀已然成了冠棘魚的宿主

棲息於血肉模糊的紅樹林間  
不時擺尾  
洄游  
讓附著於咽喉間  
早已潰瘍的瘡  
惡化的更嚴重些

如同瘟疫般蔓延  
變種  
演化  
進化  
它進而奪去聲音  
讓我失去那僅有一絲  
對外求援的希望

熟練的手法象徵  
並不是初犯  
亦曾慶幸於躲過這場屠殺的我  
仍成為了  
那幾億中之一的存在

淋漓的兩槓血跡威嚇  
替它繁衍  
產下具有感染力的卵後  
尋找無辜的子代  
散播

總是在  
某個乾咳的深夜  
讓我想起  
它仍棲息在某人體內  
等待著  
再次寄生這具容器的機會